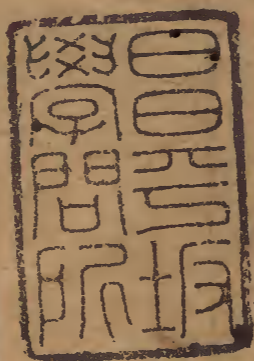


八大家

歐陽文鈔  
五八

狀劄子



			五	漢
		九	五	書
		六	四	門
		三	七	
三	三	七	〇	
三	三	七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〇		五	書
函		三	
	三	四	
九	三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47	
冊數	33 ( 15 )		
函號	360	64	

十五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

淺草文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劄子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老成練達之言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爲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旣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致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

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爲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  
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  
有未然尚恐故事况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  
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別有  
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  
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  
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  
在我使彼易以爲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  
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况此畫

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  
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  
恥懷恥畜怒何所不爲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  
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  
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爲說其意在  
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  
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爲中國  
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  
因之引惹別有它求則爲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

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爲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虜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特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亦是持大體處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恃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

國文 卷五 三  
剪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是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

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本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二三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

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  
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宜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  
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已憂勞之際  
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  
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先事制勝之言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  
邊臣頗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  
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  
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  
年無有纖芥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  
貪憚性同犬彘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  
屈就謂我爲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

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爲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旣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旣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

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爲得也况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爲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支吾至如鎮定一路最爲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

國文 卷五  
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  
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  
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虜釁有端  
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  
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  
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  
爲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  
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  
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

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  
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忌社稷之深恥  
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  
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  
所說能以廟謨奇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  
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  
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  
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  
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



行之取進止。臣等伏以麟州事緣臣未到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  
 間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再準樞密院  
 劄子備錄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  
 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  
 馬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  
 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說列為四議一曰辨  
 衆說。二曰較存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

論麟州事宜劄子

的確之見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  
 間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再準樞密院  
 劄子備錄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  
 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  
 馬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  
 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說列為四議一曰辨  
 衆說。二曰較存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

經久之謀庶近禦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說者臣竊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或  
欲廢爲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饋  
運或欲添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爲寨而不能減兵  
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爲州其城壁  
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  
黃河與府州各纔百餘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  
七十里之近而弃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  
二說未見其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

兵冗不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  
五寨與不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爲實邊之本然  
非朝廷一力可自爲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任漸推  
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急而營緝如  
其家事之專方可收其遠效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  
爲也臣謂減兵添堡之說近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太  
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爲河外數百邊  
戶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

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歛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吾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兀爾府州便為孤壘而自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河對岸為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冰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內郡盡為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并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巡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為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竝是後來

增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置一都巡檢其鎮川中堠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寨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些小賊馬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寨之兵不失應援蓋都不去百里之內非是減兵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况所謂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偽凡於戰守不至乖謀若委以一州則其黨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內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

即今日南夷用土酋目

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  
之第蕃漢依言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則素已  
 知名况其官序自可知州一三年間視其後效苟能  
 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為界邊之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  
 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予嘗按粵右大畧南夷醜亂只須一勦殺元  
 兇之後便行招撫故予曰莫善於勦勦而莫  
 不善於大征歐公意亦同此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鬪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  
 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  
 畧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  
 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  
 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

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  
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  
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爲盜除鄧和尚  
李花脚等數十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  
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  
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  
集臣見自古蠻蠻爲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  
邵飾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  
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機不可失也若令畋

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  
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  
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暑之兵  
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堅不惟爲  
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  
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賞爭殺平人而  
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  
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  
乞且降勅書獎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

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深中夷情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深透人情國體之言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為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為不服亳州水土死亾都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遷內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

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亾况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謬  
 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  
 傑之方萬一繼謬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  
 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為世讎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  
 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已來凡有計謀未聞  
 勝筭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  
 皆願附賊在於繼謬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  
 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  
 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謬感國家之遇必有所

施若朝廷猶以為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計其  
 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  
 取進止

非屬中詔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計其

延是書又問守清之意將來必須計其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朴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爲  
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  
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  
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  
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  
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  
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喚厮囉劄子

虜族不和則中國自尊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朴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爲  
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  
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  
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  
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  
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  
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

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爲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爲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

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爲福。後策可爲。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爲名。亦可拒絕。今通和之事。爲中國之患。大爲二虜之利。深萬一西賊貪利。深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絕。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虜通謀共困中國。兼欲作謀。欸我併力。以吞嚼廝囉摩旃。暗旃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

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噶廝囉等皆受朝廷  
官爵父子爲國蕃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  
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  
爲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  
知不和患輕易爲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支吾臣前後  
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  
臣爲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  
望省覽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

臣伏觀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  
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  
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  
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  
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  
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  
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  
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畧言爲

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爲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恥屈志就和本爲休民息力若歲般輦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捨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爲敵國指元昊爲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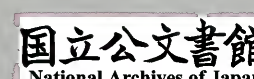
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斤非虜更要三二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惟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爲患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卽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  
覽歐公前所上兵事當時君臣合擊節而指  
揮者顧猶逡巡若此宋之政體特弱  
臣近曾上言諒祚為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  
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  
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  
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  
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為  
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

覽歐公前所上兵事當時君臣合擊節而指  
揮者顧猶逡巡若此宋之政體特弱

臣近曾上言諒祚為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  
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  
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  
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  
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為  
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



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閒時御便殿召當職之

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畧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旣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曆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爲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

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厚顏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強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 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為國之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為孤壘而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

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爲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况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爲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爲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絕和何况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內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地蓋小人無識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爲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

患陛下爲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爲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爭取吳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絕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說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予按當時朝廷徂於用兵之困故亟亟乘元昊之僞爲臣款以要和而歐陽公之在諫垣獨以不欲急聽其和爲說如論乞詔陝西將



官一也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二也論元  
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三也論元昊不可  
聽其稱吾祖四也論乞廷議通和元昊事狀  
五也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六也論乞不遣張  
子奭使元昊七也論乞與元昊約不攻角廝  
囉八也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九也  
論與西賊茶不當用大斤十也論西賊占延  
地界十一也歐公豈不知西賊通和稍寬朝  
廷西顧之憂而獨拳拳以不與通和爲計者

蓋深見夫國體失之太弱非既狃於契丹而  
南復狃於西夏不務選將練兵以伸立國之  
威而惟務厚幣重賄以爲苟安之計則天下  
之勢愈不可支此其所以數絮絮於請和之  
間而其執言往往以緣此一事得絕和議爲  
名至於嘗請五路出師以伐爲守之說歐公  
之言可謂忠謀遠覽之至者也惜也當時天  
子與執政皆不之聽甚且韓范輩亦以在兵  
間久矣故亦如健鳥之垂翅而思解機務以

歸已而西夏敗亡之後宋卒為金遼所困其亦以此也夫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六

狀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

指仁宗所

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  
進、讒、言、處、當、頂、門、一、針。  
 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  
 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  
 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  
 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  
 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  
 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  
 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

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茲臣誣

作朋黨猶難辨明以下辨無朋黨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

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

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

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

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

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

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

尹洙而非劉滉仲淹則是劉滉而非尹洙此數事尤  
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  
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  
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  
有本○來○引○証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  
爭權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  
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  
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  
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

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  
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  
權貪位也及陛下漸○漸○引○深○處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  
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  
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  
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  
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  
敢略條數事仲淹不○相○同○處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  
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

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日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

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

此時契丹事宋仁宗初心故論及

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

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

人、人、心、腹

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

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

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

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

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

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

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

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  
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  
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  
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  
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  
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  
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亦是大體所係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  
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  
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畧  
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自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  
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  
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爲陛下耳目之  
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

讒况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虚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材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義之士

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之人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旣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終敗事况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

國文 卷六 九  
搖惑羣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  
由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啓其漸則扇惑羣  
小動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  
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構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  
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  
巧保全善人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茶法奏狀

詳確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爲國誤  
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  
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  
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爲非者遂直  
詆好言之士指爲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議論事  
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益八九然君子知時方  
厭言而意殆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



之踰年公私不便爲害旣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旣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於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爲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

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之人旣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旣喧聞聽漸熟古之爲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爲此

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  
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爲害者五焉江南荆  
湖兩湖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  
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  
其爲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  
通行前世爲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爲僭侈  
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  
養今乃斷絕商旅此其爲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  
路分銷有舊茶之稅絕而新茶之稅少年歲之間舊

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爲害三也往時  
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  
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  
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  
茶食此其爲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  
入米於州縣以鈔算茶於京師三司爲於諸場務中  
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鈔  
算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算所以河北和糴  
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算請則

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爲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特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

論史館日曆狀

今國家亦合採而酌行之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

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

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陳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

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詣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

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

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

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今日亦合僚官失職者奏行責

罰如此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

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

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

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

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

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

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議學狀

議論有深識當與朱子議貢舉等文參看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

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

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隣里聞于鄉黨然後詢于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

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  
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于媮薄也  
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  
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  
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  
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且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  
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隣里鄉黨得以衆  
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  
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

之弊旣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  
則真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  
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  
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  
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  
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  
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  
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  
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



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實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

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卽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糶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

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以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乞與尹構一官狀

正議卽古人錄孫叔敖之裔而負薪行歌者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爲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爲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構百端卒陷辜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

恩憐哀其冤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  
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  
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惇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  
將來裕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  
錄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  
饑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媿無獻  
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舉丁寶臣狀

丁元珍之爲智高所敗一節歐公所最憐故  
其論掾如此觀王荆公誌銘尤可涕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丁寶臣前任知端州  
日因遭儂智高事停官叙理監當方智高攻劫嶺南  
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奔逃兼聞當時獨寶  
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曾闕敵朝廷以  
其如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官以此見  
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清純頗有官

國文 卷六  
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伏遇祫享  
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官資就移  
一親民差遣如後犯人已贓臣甘當同罪謹具奏聞  
伏候敕旨

再論許懷德狀

宋人於國家體統處多失之因循寬弛故歐  
公往往發憤勸主上振肅紀綱以維持之蘇  
氏父子亦如此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  
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  
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  
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  
受其福推恩羣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

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爲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裕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舉恬然不以爲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爲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強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擢兵之帥輒敢如此不長朝廷者蓋由從前不情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而公爲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與之浸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爲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畧陳大槩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況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狀

論修河第一狀

此等奏疏利害最深切文字最圓暢西漢而下不多見者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諫議欲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

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惶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稍芟騷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

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爲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

目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繇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䟽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䟽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



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  
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  
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  
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木勢難回此其必不  
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  
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  
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  
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  
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  
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  
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  
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  
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  
候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  
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修河第二狀

指言利害明切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

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  
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  
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見  
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棣德博之  
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  
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  
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  
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  
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

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  
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澱乃於滑州  
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  
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  
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  
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  
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  
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  
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

龍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  
 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  
 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龍兩河  
 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  
 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  
 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  
 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  
 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  
 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下則當日水流宜

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龍之口亦何緣而大決  
 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  
 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  
 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  
 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  
 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料配六路一百  
 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  
 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  
 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

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  
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  
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  
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  
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  
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  
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  
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  
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

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  
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  
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  
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  
是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注增治隄防疏其下  
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  
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  
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  
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

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  
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  
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上流求其入海之路  
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上流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  
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亦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  
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  
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三狀

較前二狀更勝亦與前三狀相發明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隴故  
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  
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日畏大臣二日  
畏小人三日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  
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  
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  
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爲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同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

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眾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

以上先友覆

復畧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謂河水

言國家利害

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

處當詳審以

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

下廣挈利害

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

遲速大小處

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

置一而割之

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

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侷力於恩

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

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



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廢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

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論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隴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瀆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

國文  
卷七  
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  
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  
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  
爲上通臣旣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  
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  
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  
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  
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  
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  
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再論水災狀

因水災議及用賢亦探本之論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旣一人形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奉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犇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

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于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將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

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旣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又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

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  
 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  
 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  
 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  
 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  
 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極以  
 小過弃之其三人者進退與眾人無異此皆為世所  
 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  
 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

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  
 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為其人私計也若量需恩  
 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  
 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  
 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  
 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其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  
 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

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  
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  
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  
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  
賑救皆耗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  
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  
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  
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  
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旣專一必

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  
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  
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  
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  
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旣旱則來年少  
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  
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  
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  
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

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  
特賜裁擇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狀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歐公於西事獨持不和之議此狀借人言以  
感悟主上最婉而覺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  
廷議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  
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算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

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爲陛下  
深思極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  
紛紛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  
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羞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  
則與不和無異一曰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  
曰自屈志講和之後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爲後圖  
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  
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爲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  
臣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

北戎將攬通和之事以爲已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  
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爲耳目  
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  
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  
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大事  
必須廷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  
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  
以來常秘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  
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



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謀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  
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  
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  
必有長策以裨萬一謹具狀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要之以五事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  
肯稱臣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  
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僞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  
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爲國計者昧於遠見落  
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爲削弱助  
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  
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

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帛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吳賊一口許二十萬到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筭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厭引之轉衆

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絕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池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況鹽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川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爲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

賊不因敗衄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平  
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僞和平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  
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  
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爲國計者  
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  
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  
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  
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  
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

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  
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  
如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  
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  
利極鮮若和而復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  
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  
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  
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當時揣上下必聽其稱臣處和矣歐公特欲  
持重此事以籠西夏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  
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  
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  
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  
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  
感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

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

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謀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

國文 卷八  
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  
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  
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  
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  
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  
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  
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  
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  
也、惟西民困乏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  
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覓其方、後  
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  
使大議不沮、而善算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此等兵疏當與趙充國度羌虜十二事相上

下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必爲邊患臣  
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  
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  
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  
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獻  
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

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旣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欵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旣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旣死地大兵強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

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欵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



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  
勇鷲桀黠之勇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  
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  
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  
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旣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  
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  
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支吾矣然而  
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  
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

畫

反前何等明切

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滋  
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  
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  
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  
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又總上折衷  
番分外精爽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  
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今方謀臣武將城壁器  
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  
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

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算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

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

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  
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  
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  
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  
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  
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  
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  
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  
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

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  
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  
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  
矣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  
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  
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  
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  
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  
中亦嘗五路出攻矣漢武時亦嘗分路出塞當時將相爲謀不密蓋欲攻黠

遜代王文成  
公於弘治年  
間亦有請重  
臣帶一材畧  
即署巡邊之  
說

即兵家如處  
女如脫冠之  
策歐公非獨  
文章且深於  
將畧者

虜方強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  
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  
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  
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強弱騎軍步卒  
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  
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  
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  
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  
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

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為宜少屈  
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  
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  
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  
而奪其氣使其支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  
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  
之亦須先籍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疆則方肯來  
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  
畧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日未嘗識戰陣以一儒

兵志曰以攻為守守斯固

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  
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論契丹侵地界狀

忠謀深識之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  
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  
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  
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  
夫虜性貪狠號爲犬戎欺弱畏強難示以怯今杜之  
於早而力爲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  
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

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強尚須勉強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強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切中宋弊常有懼虜之

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慮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勅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

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  
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  
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歛山  
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  
聞及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  
已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以離叛攻劫近  
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  
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  
界上勉強虛張囚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

疆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疆弱知其情僞  
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  
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  
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  
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昨  
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勅敵耳  
聞其自敗衄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棟  
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  
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疆難敵矣今

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  
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旣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  
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  
爲憤志化墮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  
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  
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  
合使北虜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  
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  
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

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  
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  
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  
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棘動能吏不勸而殆亦是見朝  
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  
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  
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  
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爲憂  
則又怯懼如此旣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



不憂此臣之所未論也臣聞虜人侵我治谷雖立寨  
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  
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  
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囚而  
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  
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  
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  
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  
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  
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  
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  
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

論劉三般事狀

通達之識而其文當與漢谷永諫不受伊莫  
演之降及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參看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般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  
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  
式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  
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算未能為朝廷出一  
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  
臣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

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爲納之別恐引惹臣請畧  
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  
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爲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  
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  
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旣自絕西人歸化之路堅  
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  
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  
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  
追矣此事不遠可爲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

而可納一也三般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  
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  
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間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  
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旣絕蹤跡  
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爲辭此其可納三也  
三般旣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旣南來則  
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  
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般  
果在中國則三四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

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心欲南向之人盡絕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為三嘏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為誤計其失尤多且三嘏在中國則契丹必盡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嘏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

於睿斷不惑羣言取進止

